台學統

台學統卷三十二

黃嚴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　明儒四下

忠文方正學先生孝孺下

遺文

俟城雜誡凡三十八章明儒學案全錄今錄七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爲志是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

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棻按務名之蠹似謂陸學訓詁之蠹則今之漢學是也而宋元之世已有之若錢時之書解王應麟之詩考陳應潤之易蘊等書是也然諸家之說亦多可采者固當並存而不廢焉耳且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博奕猶賢乎已況文詞訓詁其賢於博奕遠矣寧可以爲蠹乎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尙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所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

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何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

足蠶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

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

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

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梃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眞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常欲然夸辭不出於口忲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效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

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故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其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壅蔽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棨按莊烈帝之亡正坐自恃其聰明耳先生此言眞萬世爲君者之龜鑑也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逞乎無為譖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恃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為是曷若不學之為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為羣臣莫己若（原作出誤）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為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兌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為盜豈戈與矢之不善

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足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竝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心學舊作非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桀按太史公言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非謂徙蜀後作也）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

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藝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爲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矣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遽驟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餓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餓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

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弛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燄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

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
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
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猶原作爲易也
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
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
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棨謹按明建文之時苟以曹參輔之一遵太祖成法
諸藩不削官制不更則靖難之師何自而起哉惜乎
先生能言而不能行之也且漢初制度定於蕭何太
史公亦稱何有術學曹參自知不及故守其法而不
變先生乃謂何不學而非參比蓋失之矣知人則哲

論古猶然豈不難哉

斐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夷翦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闒茸敬遷

都之說卽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譎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辯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笑其妄而帝卽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斂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

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强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浸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嘗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疎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刼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櫝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刼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櫝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

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蓬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言命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

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體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蒔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旣埀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

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刪之蔬也非王者之圃之蔬也爲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横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酺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逆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

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罹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微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圖中之疏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策問十二首錄其一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為

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歟按本大戴帝繫篇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羣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還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疏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舜時禹年七十按年九十尙未老老也而還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爲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

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也 按此篇蓋據史記三代世表以發問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八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壤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眞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

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寶啟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闢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觀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尙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

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尙念湣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羣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愼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按觀此可略知金華文獻之傳

與士修 許繼字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

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紀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煒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嘗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孰稱者也足下試

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已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為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况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處有待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與王修德第四書 稍節

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

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原作闕誤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而況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藝數者欲析而一一之則其跡雖有隱顯

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
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
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
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
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
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
名姓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
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風土者俱棄而不錄
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
而興處顯位立名績於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
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靳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

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
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
免此近訪得太常爲原作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
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
覩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眞不
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
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
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
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
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
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

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顔曾所以自治者治其身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蠛蠓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其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顔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且已指

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媿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

與王修德第五書 稍節

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筭魚課未知其數兵哨原作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儻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澀疎略不足考其本末冀發來問兩耆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

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二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邪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

棨按據此二書先生嘗修寧海縣志未知成否然佚久矣

又按與鄭叔度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為人物記即此書也

與鄭叔度第三書稍節

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鄉里見其癖於學多指

目以爲迂雖姻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於外攜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蔽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於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棄無所往故至於足下之鄉學於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甝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

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尙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碓（事見晉書魏舒列傳）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恆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恆人恆多智者恆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旣邪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闊（原作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何益於足下

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淸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

荅王仲縉第三書

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啟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

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盍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旣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澀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尙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襃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皆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

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䖍犹之居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趨焉苟益修於不弛將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幾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惟推太史公與待制君並文

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聚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揉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憖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歸（原作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抉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

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歷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
謂亦久不喜談吐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
命子巖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棨按此因王仲揩爲先生序遜志齋集因答書與之
論文其爲文之宗旨具見於此矣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朋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
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
伯欽陳叔英元采王倚修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
往復沈潛乎天人之奥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
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備不待粱肉而肥

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
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
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
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
畢輒瞑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閒有所得無從告
語惟仰視得漢默默倍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
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
啟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獎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
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
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
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

嘉業堂刊

自入秦且三年未嘗有一人以文相睨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其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棐按二公雖未敢與曾冉同列而於聖人之道皆有聞先生此言似稍過矣）僕

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性（原作准）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累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足下乃以賈韓相儗爲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肅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穫（原作獲）有悔往歎今

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强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旣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躡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修飭其身心而無預斯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壽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俞敬德第二書 稍節

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書其名與同輩諸學子顧視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當今之爲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游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每與傷今崇古之思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

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殁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眾人猶且畏而卻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亙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為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瞷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

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

答金景文　稍節

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於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眞可恥矣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夫人勠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甚選千萬而一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

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嚴使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執事年高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教我府學亦城志并望見借當令人鈔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謙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傾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葢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痛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慼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尙敢望耶是以日（原作自）忽忽而不爭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旣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

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覘曹蕭以下莫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疑（原作淺似誤）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風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閒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駿陋蓋深意勵之不幸算術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邪天之苦予一至此邪抑不自勉何以自先公於地下邪然愚過而忘備處安而

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睹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

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辭義至於黼原作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願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頹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益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黃文獻公溍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説（或誤作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閑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

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遺詩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釆

本乏適時用誤為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聖猷同山岳微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逍遙動表矜豁蕩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茲晨其有

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窮達各有
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願言領衆妙
無為鬱沖襟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
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
向桐江釣煙水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忠匹馬跨河北
手扶紅日照萬方淩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
沈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借虎臣

爲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
西遊夜郎採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
銀河掛空灑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
金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
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傍笑酹廬山一卮酒
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
盡傾江水洗寰區

承宣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爲別錄一 鄭好義號方隱

千載康成學羣賢惜異時典章秦火盡禮樂漢書疑聚
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
攜得香煙兩袖還
風輭彤庭向薄寒御鑪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
感舊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樂
多情莫向世間來 棻按此時公輔已歿故後二句云然
杯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穀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語
書比藏眞更絕倫
精通八法楊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步
忍飢村巷欲成翁

翰苑暫歸盧太史銓曹已失鄭郎中名高金殿龍頭選
夢憶蒼山馬鬣封
林鄭爲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兩年不見何時到
望斷嶓江八月槎
潓陵博士才華盛漢上畸人道術卑欲寄一書無雁過
相期千古只心知
立言温粹懷陳宋肆筆縱横憶鮑岡若使韓門加接引
未容籍湜獨升堂
王郎遠逐雲中戍許子俄爲地下郎重訪舊人尋舊跡
嶺雲溪月總堪傷
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苦復厭文章欲圖天地相終始

肯與時人較短長

閻盧原質表兄廷試探花郎授編修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青蘿居士宋濂自號

談詩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厤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纔豪末脫風沙氣
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氣
散作桑麻雨露恩
立春偶題 二首錄一
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閱盡靜中聲效忠無計歸無路
深媿淵明與孔明 棨按此詩葢建文四年作先生之自訟切矣

台學統卷三十二

台學統卷三十三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一　明儒五

處士葉拙訥先生𢇍

赤城新志遺逸葉𢇍字士冕號拙訥太平人博學通經史真知實踐以古道自持貧而好施授徒所得束脩恆均諸鄉族之貧者嘗折衷學庸衆說摭取朱子語錄及黃超然通義相發明者附周易本義繕錄未終而卒

葉艮佩七先生傳葉拙訥先生名𢇍字士冕邑之溫嶺人博通經史好古力行嘗受業於郭文康得饒陽性理

之學隱居教授其徒常數十人其教以孝弟誠敬爲本而以文藝交之家徒四壁立然性好施與授徒所得束脩計八口經費外即以均諸鄉族之貧者以爲常卒後四紀從祀鄉賢祠子原徵號素軒原紀號一得皆能以文學世其家時號二葉云

拙訥葉先生墓志銘 吉水劉儼宣化撰 赤城後集二十三

黃巖有處士曰拙訥葉先生卒且葬嗣子原徵以其門人蘭陽司訓應君志和所述行狀介武庫主事章君仲寅謁余銘章君具道先生之學精修篤行上泝濂洛之淵源里俗爲之丕變於乎世有斯人也使有之恨不能起之與游銘奚可辭按狀先生諱侚輔字士勉拙訥其

別號也其先閩人五季時避亂徙黃巖遂占籍焉六世
祖檜居州之氷陳務曾大父養初贈江浙行樞密院經
歷事見元翰林承旨潞國公張翥所撰墓銘大父道祐
避地溫嶺隱德弗耀父希性號東淵學行並著邑志母
陳氏先生生有異資夙抱大志凡厥猷爲輒以古道自
期其父家居教授先生承其淵源自得之學敦本黜末
一以眞知允蹈爲務讀書以四書六經爲本下及諸子
百家之言靡不旁搜博覽以極其趣雖有疾病不廢呻
痛言雜莫之辨晚年益精於易清修苦節造詣日深措
諸行事惟義是從視世之紛華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
此先生之學也事父母鞠躬盡瘁養志無違居喪葬祭

及歲時奉先之儀一遵文公家禮事兄愛敬兼盡終始一致弟尙夫鰥且獨先生與之同居共食怡集終身命少子原紀爲之嗣兄女少孤育之如己子既長具粧匳嫁爲士人妻平居無惰容御下無疾言遽色暇則端坐一室左圖右史雖盛暑衣冠不苟去身家法嚴正內外肅如也此先生學之驗於家者也其遇宗族姻黨歡然有恩燦然有文不以疏遠而廢貧者周其急弱者植其生老而無居者迎以養之少而失學者收以教之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鄰里以急告亦振卹之恐後先生居貧而好施與如此是以門徒雖眾而贄見之儀一毫不爲己有衣麤食糲泊如也先生師道尊嚴循循善誘名

嘉業堂刊

家右族不得師事之則有慚色擔簦負笈而來者戶屨可束先生答問亹亹皆隨其材而造就之凡經指授蒙品題者罔不思自激昂以拔於流俗至於接人禮恭而氣和語子以孝語弟以悌語居官者以忠愛語理家者以勤儉詞婉而確情眞而懇翕然有足動人者雖有暴悍一接言語媿汗浹背亦欲有以自新此先生學之施於人者也先生自少有目眚無意仕進屏去場屋之文大學中庸則集諸家之說而折衷之以資學者周易則采摭朱子語錄及黃超然通義之言可以相發明者附於本義繕錄未終而先生沒其稾多殘缺先生居喪時盡節家禮之要行禮者便焉平生喜爲古文詞一主乎

理典實雅贍有粟菽之味詩尤沖淡清逸追配古作者
猶有稾藏於家此亦莫非先生學之所著也先生生於
洪武辛酉八月初四日卒於宣德辛亥四月十八日享
年五十有一配李氏子男四人長承基次承統早卒次
原徽原紀俱好學克世其業女二人皆適於士族卒之
年十月廿三日甲寅葬於温嶠山之原吁先生之學質
而通博而要刑於家族著於鄉邦彰彰若是使天永其
年昌其施有功於後世爲何如耶孔子曰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先生其庶乎又何憾
焉是宜銘銘曰
塵世紛紛名利途雞鳴而起爭奔趨先生視之猶泥塗

斂迹不出恐沾污俗學之弊陋且拘坐看大道生蓁蕪
先生義利分毫銖胸藏萬卷如石渠蘊爲德行碩且膚
卑不同俗高不迂發爲文章德之符丁不嫵媚光不枯
天爲吾道生眞儒握瑜待價而沽諸四方負笈來學徒
坐擁臯比講唐虞身雖云晦道乃腴緜緜慶澤遺諸孤
嗚呼先生已矣夫有封若堂嶠之隅貞珉深刻無媿辭
過者爲式瞻範模廉頑立懦敦薄夫

拙訥先生葉公贊 謝鐸撰

太平縣學鄉賢祠記

斯學之大體用二者窮善其身達則天下悠悠九州我
懷我人誰哉利物忘己之貧嗟公此心窮力所至彼何
人斯而在高位公拙以訥公質近仁公學不媿饒陽之

門

遺詩

中秋月蝕次韻答應谿南

徒把臣仝古太阿青冥無路護霜娥忍令怪物來吞噬

愁對清光漸滅磨玉斧難修今夜缺褐衣空憶舊時窠

一年好景成孤負奈此西風桂子何臣仝謂盧仝褐衣用昌黎毛穎傳衣褐之徒指月中兎言

借韻答谿南

曾期滄海探明珠客邸深懷會面疏倚徧石闌花落後

眠攲山枕酒醒初化龍未合雙神劍烹鯉空懷尺素書

回首東風春又晚囊書何日返幽居

遺文

趙氏祠堂記　赤城後集八

朱考亭祠堂之制士庶之家可立也其所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胥此焉寓所繫匪輕人之開業傳世者欲守名分聯族屬其可不以是為先務攷諸禮經而不背揆諸世變而適宜參諸人心而允協誠萬世可常守之宏規也趙氏祠堂官嶼趙巖維石之所刱以奉其先世神主也趙氏世為士族其先居越之蛟井至後周銀青光祿大夫諱仁暉者始遷黃巖之洪洋源深流汞寖以繁衍元季兵燹其十五葉孫東庵處士諱明祖者又自洪澤再遷同邑之官嶼官嶼之原趙氏世有祖

墓在焉助教世顯宋贈大夫允濟武翼大夫亥保義郎桂孫其墓皆在茲原之左右故處士於此築室以居至維石又四世矣舊無祠堂即所居東房以爲藏主之所湫隘不足以容衆聚立維石謀諸季維陽氏曰我家世以孝義稱至我不令子孫乃不克營一祠堂何以承其家乎於是卜地於所居之東營祠堂三間其制度一倣朱子家禮締構精密面勢宏敞足以妥祖考之神靈起人子之敬心而攸繫重矣維石恐嗣人不知剏始之艱所繫之重而怠於修理因請記其事於石并刻祭田祭器之數於石之陰以垂示久遠余知維石幼沖失怙獨與母居撐拄門戶與世酬酢雖日不暇給而子職之供

未始或違自奉甚菲薄而賓祭必精潔豐備非篤於孝敬能若是乎吁有奉先之實斯有奉先之具人之事親自始至終克盡孝敬者奉先之實也其營祠堂立祭田祭器者奉先之具也有其實而無其具者亦有之今維石兄弟既有其實而奉先之具又完且美矣其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爲何如耶余於是重有感焉世之營宮室者峻宇華榱雕法制有不當爲亦悍然不顧而祖考神主或寘之於尋丈之室或栖之於咫尺之棚題字積塵漫不加省抑獨何心聞維石之風寧不媿於心耶余嘉維石有孝敬之實故不辭而爲之記後之覽者能以維石之心爲心繼述而不忘不惟祠宇常修飾

田常闢而器常新將必開拓充廣益有以覩德者矣倘何荒頓毀壞之足慮哉趙氏子孫宜有感於斯文

忠愍陳克庵先生選

明史列傳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韶宣德五年進士為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往撫其民釋被誣為賊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能治軍皆劾罷之歷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韶所至拊循教養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慤寡言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

有陳選廣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憲宗卽
位嘗劾尚書馬昂侍郎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
學士倪謙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
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
注以教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
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
遷河南副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
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
曰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
不敢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
好語遣之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

平反囹圄爲空治尙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鐶而止或問之曰姦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挐所賂以貸要人卽法撓矣歴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八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撒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禺知縣高瑤沒眷通番資鉅萬選移檄奬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

奏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
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聚眷意其怨選引令誣
證選聚堅不從執聚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
如眷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
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
元禎爲選治喪殮之聚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
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子處羣邪之
中獨立衆僧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
選移文奬勵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朱旻及
同愛怯勢養姦致眷橫行胸臆稜峨清流勘官行頤指
煅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

取眷意臣㨿選厚賂敢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擅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其姜為夏姬訴伯夷為莊蹻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謁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員韜父子皆持

操甚潔而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庵遇物亦稍峻人謂員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四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宏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贊曰陳選冤死爲可哀讀張䌹書又以見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終不泯也

廣東通志名宦陳選字士賢臨海人明禮經天順庚辰試禮部學士邱濬讀其文喜曰此必古君子也力置第一後爲御史所至有聲累遷廣東左布政雅澹無與恭布每飯蔬羹除重徭罷和買備賑濟爲惠養計事涉風

教必捐俸爲之務以德化民其聽訟不事刑威隸人拱立左右而已訟者使自拘被訟者使自歸民樂其不擾皆不忍欺數辨冤獄閩漁人賴克哥等三十餘舟遭風泊潮暹者得之以通番論死選讞出之邑人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選一訊得實人服其神執法不避中貴時提督市舶司韋眷倚進貢爲姦利以苦役戶選特爲裁減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販詭稱蘇門答刺國眷受賄不問選發其僞又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以獅子入貢泊浮海還國復以更市獅子啗我選言不貴遠物豈以褻國體而勞外番眷益銜之乃誣奏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巡按御史勘問

無實行承眷頤指賂選所黜吏張娶誣證其狀娶不從遂拷掠娶務文致之逮選赴京廣人擁留數千至有泣下者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後以張娶疏奏得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而眷竟罷鎭守選性約素其學以古人爲宗臨利害不能奪其治行至今爲嶺南所稱

葉亘佩名臣五公傳陳公諱選字士賢臨海人方伯員韜之仲子也正統庚辰中會試第一遂登進士第歷官御史提學副使按察使終廣東左布政使近世稱名節之士必以歸之始公之出按江西也風紀大振雖不以刑罰立威而官吏相戒自不敢犯憲皇嗣位公上疏力請追復直諫之士劾去大臣倖進者數人尋命提學南

畿子視諸生慫學者競爲浮華之文欲變其習乃於學宮竝困學館每巡歷至則居宿困館默然端坐以身爲教又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皆翕然感化遷河南提學副使其爲教大率如南畿進按察使劉革宿弊殆盡郎同官亦竦然加謹畏尋以憂去士民爲立去思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使廣民疲困公爲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爲安養計獨摧抑貴倖勇不顧利害竟以是得禍中官有弟冒爲武職者倨娶嫠婦公爲奪還之而寘武職於法有提督市舶司者緣進貢爲姦利公每禁抑之乃誣奏公他事當路不察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號泣擁留之弗能得行至南安以

疾卒學士張東白爲治斂具歸其喪且表其墓曰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士林以爲知言公自號克庵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嘗注文公小學及序宋史道學傳皆行於世正德中用言官奏追贈光祿卿諡恭愍

兩浙名賢錄陳選字士賢臨海人自少潛修獨詣不求人知惟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續南邱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置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見易素服以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乎於是皆

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糊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至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弦歌俎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郎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具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

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市舶太監韋眷專恣掊尅勒富民供辦選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獨移文奬瑤眷深銜之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摭選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黜吏張褧令誣質選褧不從行等阿眷執褧拷掠褧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出庇屬官非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擗除始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

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斂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
平生清苦斂以時服公志也張璁乃上言臣聞周公元
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
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
以口可鑠金而毁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
詎圖怙冒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沈冤竊見廣
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小之閒獨
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
選移文嘉奬以激貪儒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
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覸以致眷橫行胸臆污蔑清節熒
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

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眘妄意臣必懱選以厚賂啖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眘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考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竄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眘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幼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淩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遣養子密報選死於眘以

快其憤宵人佞毒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姦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眘鎭守宏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選貧甚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媿乎人謂選有子云

明儒學案陳選字士賢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

邱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峰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覜其品殺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為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鐙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為之一變成化改中州提學倅㐲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先生曰提

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奄韋眘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先生移文奬瑤眘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猰貐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眘之所不利者也眘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其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褧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誣褧曰死即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

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紿或咎其薄元禎曰公生平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脅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拷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脅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顙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脅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姦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脅鎭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

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庵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褧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矣

師說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褧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嘗謂肅好古信道眞不媿先生友者

文肅先生鄉友

謝公鐸鳴治

儒林錄陳克庵先生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邱文莊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頎不揚文莊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殺從學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先生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成所得復陞爲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尙書馬昂及諸大臣之不職者既改提學南京先須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諦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燭前導巡行誦讀兩廡鐙火熒然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吾伊不絕士風爲之一變先生教人必本小學灑埽應對逮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節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己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顏繼折箠之咎不加於輿皁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曰君何官耶先生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直既憚其詞氣又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滄囚除罷

諸幣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贓吏撫所貸寬聞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先生在官坐堂上令輿隸别之聞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鼔聲原作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主教嶺南苦鎮守中官璦儋騷然先生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掊剋供辦奏乞均徭餘戸添夫方物先生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先生移文奬瑤眷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先生發其僞逐去外使將市獶狁入貢又

上疏止之是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先生從便宜發倉賑民督因累舉前事奏先生黨比屬官和同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同愛畏督不敢反異謂先生有黜吏張聚意其必怨倡令誣證聚堅不從同愛孰蔑拷掠數百乃枉判奏入詔錦衣官逮繫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逮至南昌病發行阻其醫藥竟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行復使其養子密報督曰陳選死矣時南昌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給曰陳公清儉絕眾殮以時服於是為宜而張聚同逮至京深痛忠良銜屈從獄中上書按張聚上書云臣擯斥罪餘秉耒田野百無　不報第以所圖是聚未嘗同逮書亦非從獄中上也

他事罷眷鎮守先生平日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潛修嘿會不求人知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奔喪還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減其騶從宏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雪先生冤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

評論

惟公立朝方嚴寡儔君子是親小人是讐育才如春持憲如秋小學有注公取並收允遂於禮孜孜講求橫渠之學入門所由抑孰如公闇然日修 楊廉撰贊

先生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贍族之

用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無媿乎人咸謂先生有子 辛全記

台學源流陳克庵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巡按福建辯活沙寇之脅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先生自少有文名比長篤志聖賢之學以克己求仁爲要讀書不資文詞遇格言即手錄於冊爲力行之助天順庚辰上春官遂魁天下初爲御史一疏奪二學士之命再疏移大司馬之權天下已凛然仰其丰采謂質鐵面不可犯也及督學南畿敷德屛威日與諸生講明正學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特注釋以頒賜使學者知所從入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每巡歷減騶從刻日期居止學宮談經習禮時或同勝
餼若家人焉諸生翕然咸服兩地士氣聿爲之變轉河
南按察使尋以憂歸服闋擢廣東左布政使猶眷眷舊
徒刻宋史道學傳以遺之廣民困於苛政爲革宿弊抑
權倖殫力拯援與市舶中官不協竟爲誣奏卒於途年
五十有八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冤之先生剛果自持
勤儉成性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臨大事決大議則
屹然萬夫之勇不能奪之既歷貴顯惟服先人故袍帶
客至瓦盂蔬食相對無慚色自河南憂歸行李蕭然班
一輛而已及之廣東騎驢出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
及者俸餘則以置義田周宗族之困餓者爲張侍郎元

禎表其墓稱先生有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過於天下之大勇識者以爲名言毛給事中憲請於朝贈光祿卿謚恭愍羅守僑奏立祠祀之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志銘　謝鐸撰　桃谿淨稾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於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殮歸其喪且抵余書將表其墓而俾爲之志余執書爲位哭明日吾友通政黃君世顯復以書俾其子戴來速銘嗚呼君天下士也其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銘之有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初君之在廣東也權貴人有據市舶餘戸假貢獻通私番以毒民蠹國

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罔君賴上聖明不即罪然卒
從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
計有故吏張聚嘗爲君所黜至是權貴人鉤致之將幷
中君張顧廷疏訟君冤君雖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
是壯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
以傳成其獄者聞茲吏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始君之爲
御史也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拾苛細以自
售君獨抗疏請追復直言之士幷斥大臣之將柄用者
且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關焉一時風采獨楊御史
瑔與之抗君子謂其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葢如是雖其
言不盡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暨其出

而提學南直隸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棄實者比比而是所至必先使之習小學而後及科舉之業立囦學館至則居宿以身爲教仍下冠昏祭儀俾諸生習焉既至廣猶特刻道學傳以詔之葢至今稱提學之善於其職者舍君亦無與歸君歷官先後幾三十年服食居室無所增嘗呼其子謂曰吾藉祖宗慶官二品禄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爲思遠莊以祀祖先周宗族其克己爲義尤君子所難於是益足以見君生平之大節不誣矣於乎君固天下之士也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爲天下惜哉君諱選别號克庵士賢其字也陳氏本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而爲

臨海曾祖濬圭號鈍靜祖泰生贈監察御史父諱員韜
景泰初仕至福建右布政嘗活沙尤盜之脅從者數萬
人民至今德焉母金氏累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
封孺人繼張子男四長蒲次翼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
口女二孫女一俱幼戴將以年月日葬君八疊山之原
君學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遜庵
陳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薦天順
庚辰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生宣德
己酉享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藏於家君
性內剛外柔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
義則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求古節槩之士

得一人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爲諫議且七年始一論
裴延齡陸贄事君爲御史三年耳而剴切論諫急於其
職乃若是道州爲司業日與諸生親宜其罔不率教者
君徧歷徐揚冀豫之域而教澤所至亦無不及焉道州
爲刺史自以追科政拙不奉侏儒之貢君力障五嶺之
民忤權姦以至於死嗚呼凡若是者君子謂視道州難
而功倍非耶君之行不止是輒敢取其大者以銘庶天
下後世之欲知君者得以攷焉銘曰
深文傳比訐私拾細臺史法吏歲課月論棄根掇芸提
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
不窺世所不爲我勇赴之嗚呼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

不爲斯世而悲

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墓表　後集二十六　南昌張元禎廷祥撰　赤城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敓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厭厭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恆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何可議哉公諱選士賢其字別號克庵世家臨海由鄉薦同吾第庚辰進士試禮闈時爲第一人筮仕監察御史巡江西理河南山西湖廣福建四道及三法司事出督學政於南畿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初治軍政繼仍命督學未幾轉按察使太夫人卒服除陞廣東

右布政使亦未幾轉左布政使公爲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時有二儒臣將援倖閹以柄用者公力擊之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時宰奪情謫官公抗章留之不報其督學也正己以範物日與諸生講明聖賢正學丁甯以務實近裏毋徒辭章口耳之事兩地士風聿爲之變長憲命下立辯釋死獄數百貪酷吏爲當道所親知者百餘輩悉斥去不兩月衆弊一清幸閹有廣東人勢熏灼甚在京嘗來謁不與見其弟豪占孀婦之居甫下車亟敓還之市舶之閹肆虐嶺表諸司素無敢何公獨不少徇閹因誣公數事詔使臨覆之無一可以緇公者在廣敷德意卹民隱更張弊政

惟日不足冤抑之平反者亡慮數百蘇門答剌國入貢供費當鉅萬撤馬兒罕使臣欲航滿剌加市獅子以獻公具疏民貧不堪擾且謂翫野獸恐貽笑外番俱請卻之公福建右布政使員韜先生之仲子自幼沈毅寡言笑嘗從游檢討陳先生璲之門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沈甚輕心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辭稱頌爲名御史南畿河南繼公提學者屢矣然切切感慕者惟公以憂去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閹誣時兵民數萬

填溢衢巷號訴於詔使多涕泣者閽復以賂嗾公所黜吏張裴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天下士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臣必僉曰陳某陳某都風紀者或之非踰陳某者公歷官垂三十年俸餘悉以置思遠莊祀必僉曰此非陳某不可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僉曰此其祖及瞯其族人家更無贏貲寄死於吾南昌無以殮吾與閔都憲珪侯方伯英及其鄉人王國賓永壽應王相璧共賻之柩歸復無以葬浙憲使戴君珊更檄其郡邑貲焉卒成化丙午三月二十一日距其生宣德己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八葬於明年正月一日地曰八疊山母金贈夫人繼母沈太夫人配王封孺人繼

配張子男三藩翼戴女二孫男三恪協惓女一公之卒吾南昌也將易簀氣絲絲語予曰死能遺我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子吾知友中惟知我也久且深嗚呼公之卒識者痛哭聞者痛心公之風聲氣概足以震動乎一世蓋深乎其植煥乎其發非彼不本諸其躬者士習得公而人以端士氣得公而人以振積益久將所漸者益深陟益峻將所被者益溥顧位僅如是而壽僅如是悲夫茲豈公之不幸實吾人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謹抆淚而表諸墓上之石

重修丹崖書院記 臨海金賁亨汝白撰

丹崖書院陳恭愍先生昔所藏修以藁及其家若邦之

子弟者也先生沒有司暨邦人遂卽而俎豆焉既而毛給事憲請於朝錫謚建祠郡守羅侯僑爰拓故址崇構維新顧侯璘李侯金各置祀田若干嘉靖丙申柱史張公按浙屬今守許侯繼判駕林侯鏢相厥垣宇而敦緝之益廢刹田三十畝以優及其子孫與上蔡書院一時聿興邦人大悅書院故未有記判府以屬賁亨義不敢辭維丹崖在郡城西北峭峻絕塵下連闤闠如處深谷曉光相映春色隱然外障大江壁立如斬前則兩峰駢起煙霞間如端人碩士氣味攸同而相對無言者也先生擇而居之夫亦有契於其中與先生少承若考勿齋公家學而復游逸庵陳公之門蓋已知所向方及大魁

天下友四方豪傑若南昌張東白永豐羅一峰長洲吳匏庵暨吾合黃定軒謝方石諸先生者率礪名節而期進於聖賢之道先生尤以勇任之見義疾趨若臨崇岡而轉巨石莫當其前莫掣其後其在臺察謂君子小人進退繫治忽乃力請追復直言之士而廷劾大臣倖進者數人於是異趨者肅然憚之其在督學易嚴以和子視書生身代條約恭儉之風不言而信嘗立困學館於學宮爲巡歷攸止俾易以親不覺化之入也其在廉訪如臺察在句宣如督學而風裁益以張惠澤益以遠矣卒忤權貴遘讒以終先生所安而天下惜之昔吾夫子嘗歎未見剛者然則先生非其人與設當其時受鏃羽

之訓焉殆未知其所止何如也嗟乎先生去豫逾五十年而柱史之所以崇慕振作若有所固結於中而不能解者如此是故由今以觀昔可以知豫士知南畿知廣東矣矧生於先生之鄉而顧莫知所興起矣乎賁亨於茲重有感焉柱史名景豫之汝陽人

遺書

孝經集注一卷 存

小學集注六卷 存

冠祭禮儀注 佚

重刊宋史道學傳

書刻小學句讀後 蔡雲程 鶴田草堂集八

文公小學一書流布宇內家傳人誦久矣許魯齋氏謂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豈乎非誣人之言也滇僻處南徼其他載籍略具獨此書闕而弗講余竊患之乃以所攜克庵陳先生句讀二冊稍加校正授大理郡邑刻之學宮以溥其傳庶俾文公並克庵之教徧行遐域豈惟蒙稚是賴固將庠校之士所宜俛首受讀以植嚮往之基者也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余雖謭薄是心也不有同然者乎刻成敬識於末簡

遺詩

懷人

空階凝曉霜落葉寒擁壁當此授衣時念彼遠行客客

行日已遠我帶日以緩登高望歸舟鳥去煙波晚入門
藉衾坐沈吟淚盈把豈無一斗酒淒涼爲誰寫

歎友

車行一輪摧鳥飛一羽戕人生失其友出入誰扶將相
逢豈無人不如子獨良朝游羣英林夕棄萬鬼鄉春風
吹南國宿草萋且長招君魂不歸割我欲斷腸豈不悟
生滅至情悽難忘

贈陳大參用璣致政歸里用璣予家君門人復同官閩
藩

之子命世才早貫金閨籍嬌嬌冰雪姿亭亭鸞鳳翼傳
家一畝翁藝蘭剪繁棘宿抱一寸丹君民耿胸臆握符

靖邊城再奠三山域云何當急流忽動蓴鱸憶緣糾厭世塵早謝危途軾家園白日長高齋恣眠食悠悠憤下江垂綸對鸂鶒我昔趨庭時連牀倒文罍閩南一樹棠復共吾翁植念茲奕世交同心更同德我慚逐世華向道苦不力羨君早拂衣天涯復顏色何當遂洛盟詩成動悽惻

東坡笠屐圖

城南白日魑魅繁遠徙又化南溟鯤竹刺藤梢歸路晚濛濛霧雨天欲昏天涯禹跡不到處要使舊藩留新痕荷笠俄成牧羊叟誰憐海上屬國孫褻翫怪笑接邂倒蜀犬驚吠扶桑暾先生招怪每如此白首幸免長鯨吞

何人好事貌遺像風流不減乘珠幡此翁本是天上仙
當時暫墮塵網閒我從象外得眞相神交心醉俱忘言

贈吳人作字

昔聞汝祖東吳英醉傳草聖令人驚汝今能飲不滿杯
逸氣欲與相崢嶸興來把筆如把槊生綃揮灑悲風生
勢挾大澤雷雨過聲聞三峽波濤傾游絲飄飀捲清晝
高斗落落迴寒更自言靜中觀妙理故能變化窮其精
嗟余早年學不就塵滿硯田長不耕覽時撫事增感慨
胸中杌律何由平空齋咄咄作怪語吟聲咿唔飢腸鳴
詩成請君爲我寫墨池灑壁從奔騰是時黃雲散歲暮
返照忽出寒江明手隨意去不聞語聲似突騎陰山行

令嚴不用嚮戈甲銜枚午夜登元冥安得師行亦如此坐見埽蕩妖氛清嗚呼作歌聊贈汝不覺流涕沾衣纓

三台詩錄曰陰山曰北冥顯指當時小王子入寇及陳鉞掩殺冒功激變汪直行邊張皇等事

雨阻

沙嚮聞雨來悽然生旅愁遥尋晚林磬暫駐寒塘舟窗下一僧老林間諸鳥幽誰言阻遠者翻使得佳游

三台詩錄首句來字當改至字

自敘

與世相違便陸沈晚年風味在書林一從沂水春風樂千古寒潭秋月心濟世未忘三事位讀書猶惜一分陰

得閒莫浪嬉游過太華山高滄海深

被逮寄王大韶年兄

南海飛霜六月高孤臣萬里帝閽遥自憐鮑叔能知我一命從來等羽毛

遺文

重刊宋史道學傳後序　三台文獻十

選昔爲憲臣承上命總學政於徐揚冀豫之域得與諸賢游日以聖人之道相講明將反之以修身而致用選未之逮也而諸賢咸知鄉方有遠到之勢焉離索以來睠懷昔游寤寐不忘特刻宋史道學一傳冀以資進學於乎尚深攷程朱師友之淵源求至乎聖人之道哉小

用則善一家大用則善天下幸毋以己知己能者爲已至也傳序謂程朱正傳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其言可疑夫明善則格物致知之功誠身則誠意正心修身之效非格物致知之後復明善誠身以爲要也聖人之道純粹至善之理而已矣理蘊於心而形於事人多昧焉而不能全之程朱之學以敬爲本敬所以凝是理於身心使其常明焉而不昏塞常全焉而無欠缺也豈惟程朱乎孔門之教固然矣主敬以格物致知卽孟子求放心以學問也主敬以誠意正心修身卽論語修己以敬也靜而主於敬中庸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以致其中也動而主於敬中庸之愼獨以致其和也葢

學問所以窮是理修己所以踐是理中指理之在於心和指理之在於事故爲學而主於敬則心常惺惺而存心存則纖毫之私不留不得 原作著 而萬理自森昭於日用動靜之閒以知則明而通以行則正而固矣敬也者其聖學始終之要與敬齋箴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者言執事時敬如此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者言操心時敬如此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者戒夫不能敬以存養之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者戒夫不能敬以省察之此則持敬用力之方也雖使孔孟復生與學者語亦無以易此世之名士者孰不祖孔孟而宗

程朱及考其所學多役志於文字之間否則冥心於虛寂之境殊與程朱不相似嗚呼以如是之學而欲由夫道此與檝行於南冥之壖而望至於恆嶽之顛者何異諸賢念哉學以敬爲要而日新不已道將爲爾有矣

小學句讀序 三台文獻卄

昔二帝三王我朝一祖四宗之道統聖天子旣承之憂士或遺實學而騖虛文無以賛道化也復慨然俞商相國之言詔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於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幸而値乎今之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有選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盍亦思所以學

乎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子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從事於斯豈惟正其辭而已耶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學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以贊化道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騖虛文乎夫爲學而不嚴諸己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

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國家天下何裨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選學也晚道未知聞以奉詔來總中州教周旋多士閒有一朝之義故敢句讀是書相與講而行之期底于成以副聖天子作人之盛意

四書全書總目小學集注六卷宋朱子撰明陳選注是書凡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選注爲鄉塾訓課之計隨文衍義務取易解其說頗爲淺近然此書意主啟蒙本無深奧又雜取文集子史不盡聖言注釋者推衍支離務爲高論反以晦其本旨固不若選之所注猶有裨於初學矣

古學彙纂卷三十三